

4
六

定
自元年
尽十五年

春秋左氏傳

廿七八



春秋左氏傳

廿七廿八

定公自元年
至十五年

服部文庫

117

206

.10

111
206
10

春秋

左傳卷二十七 年 盡七



定公 陸曰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而六月故三月晉人執宋

仲幾于京師 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歸 夏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告於廟故書至 戊辰公即位 定

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

昭公 公在外葬故 九月大雩 無傳過也 立煬宮 煬公伯禽子也

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冬 十月隕霜殺菽 無傳周

立其宮書以譏之 八月隕霜殺菽 非常之災

左傳 卷二十七 定公

一 邢皮而曾句賈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泄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侯

夫衛人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

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

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

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

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還卒於甯甯今修武范獻

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

示敗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裁裁設宋仲

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欲使三國代薛寧曰

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

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僖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

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

從舊薛舊薛寧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

正皇大也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邳下仲虺居薛

以為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

役諸侯也承奉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

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

傳

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

求故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

盟所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宋

徵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

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必以納受侵侮

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

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

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後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

將不免叔寬女襄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襄弘欲遷都

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天之所壞不可

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天之所壞壞壞成周

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為京三年周人殺襄弘夏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季孫印子

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

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子家子不見叔孫

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叔孫請見子家子

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君

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叔孫使告

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逐季氏若

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

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

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孫成子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

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

怨冠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冠若羈也則君知

其出也君昭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

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出奔六月癸亥公

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月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

公喪至五日殯於定季孫使役如闕闕魯公氏將溝焉

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欲榮駕鵝曰生不能

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成伯也縱子忍之

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鵝魯大夫榮縱子忍之

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

諡使子孫知之諡為惡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

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

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取昭

公出故季子禱于煬煬魯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公

於煬宮昭公死於外自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

字惡如

左傳 卷三十一

楊伯子伯公 說也

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

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鞏氏魯公張本

楚人舒鳩楚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我伐桐楚

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也而為

方以誤之吳所謂多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

舟于豫章偽將為而潛師于巢實欲以冬十月吳

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楚不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守巢大夫

繁繁守巢大夫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

閻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奪閻杖以敲閻頭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二月辛卯

邾子穿卒再同夏四月秋葬邾莊公葬緩冬仲

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臨廷閻以

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閻曰夷射姑旋焉旋小

餅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閻曰夷射姑旋焉

餅

考
反
苦

紮疏本作潔林

疏本作七月

命執之見其不潔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

爛遂卒廢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穢中之也

蓋其遺命便房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疾也秋九

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

也為五年士鞅冬盟于郊郊即地修邾好也公即地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

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

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肅爽馬名

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

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

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弃國家羣臣請相夫

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唐侯曰寡人之過

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

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

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明日禮不畢將死遺

禮侯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

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蔡侯如晉以其子

鳴沈音

當受禍明如大川

時所作本不可得知

下亦有致效之

非如練高首而俯

其

蓋不自罪夫馬之

至楚

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年會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盟而

月七日書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

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召陵會劉子諸侯

東南有城臯亭復稱杞伯成卒于會無傳六月葬陳

惠公無傳許遷于容城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

正義云各經之例諸侯先會而後盟皆前日而後凡此其盟者遠是前會諸侯前既歷序故於此總言之也

林注書出卒卒有國於天下之政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是為於教王

卒無傳即劉卷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葬杞悼公無傳

楚人圍蔡不服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

孔羈係士葬劉文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

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曰

予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入食以致敗不能死難

罪賤之相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

死出奔鄭惡之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晉荀寅求貨於

總言各處間有楚滅沈正事无訖不以為異乎乎前會之說及有蔡侯

噴任 青灰 一音 青

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

以襲敵不亦難乎冰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

鮮虞弃盟取怨無損於楚晉楚同盟伐之為取怨而失中山

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楚晉敗

方城在襄十六年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

鄭人與之羽旄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明日或

施以會或賤者也繼旄曰旆令賤人晉於是乎失

諸侯傳言晉無禮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

敬子衛所以遂弱曰會同難難得責有煩言莫之治也噴至

言忿 其使祝佗從祝佗大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

又共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

臣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君以軍

行社稷社稷鼓師出先有事後禱於社謂之宜社祝

奉以從於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君行

師從二千五百卿行旅從五百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及臯鼬將將長蔡於衛欲令蔡衛侯使祝佗私於

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

從如 字

五傳 卷三十一

通作長

死晉年林季

侵伐也

噴至 人服用 之全與 信觀 其美 會本 執以 下

長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弟先衛不

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

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分魯公以

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也

后氏之璜璜美玉也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殷民

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

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

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是使之職事于魯其魯公之

職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

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社稷為前祭凡三類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

彝器官司百官也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

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

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分康叔

以大路少帛帛雜帛也結旒旌旒旌大赤也

為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

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取於有閭之土以其王職

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各取於有閭之土以其王職

左傳 卷三十一

有閭衛所愛朝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宿邑蓋近京畿
 為湯沐邑王東巡在周司寇後康叔以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
守以助祭泰山
 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皆啓以
索法分唐叔之祖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各闕鞶
也
 甲沽洗鐘各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
官五正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
官之長
 大原晉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疆以戎索大原近
陽也
 不與中國同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故自以戎法
周公康叔成王之叔也

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

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閒王室甚毒也周公攝政管

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討蔡

也放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其子蔡仲改行

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

以蔡命為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也胡蔡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

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

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曹文之昭也文

子與周晉武之穆也武王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伯甸

晉居甸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

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

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其載書云王若曰晉

重文公魯申備公衛武武叔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

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藏在周府可覆

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而不正其德將如

之何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

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

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夫子語我九言曰無

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

無復怒也復重無謀非德非所無犯非義傳言簡子

所以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秋楚為沈故圍蔡伍負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

郤宛也在昭二伯氏之族出郤宛伯州犂之孫詭

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

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舍舟于淮內吳

舟從淮過自北與楚人夾水而軍

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

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漢上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還塞大隧直

轅寘扼三者漢東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

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大夫曰吳用

木也我軍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

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若司馬毀

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是獨克吳也子

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

知吳不史皇曰安求其事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

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十

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闔廬之弟

夫樂王晨請於闔廬曰楚死不仁死子其臣莫有

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

夫樂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

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

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

左傳 卷三十一 十一

吳舟食正義名似吳人奔楚於楚人為食之內而從逐

以其乘廣死以戰而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

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

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

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

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滋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

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涉睢睢水在魏縣

庚辰吳人郢以班處班處

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夫槩王

宮以尊甲班次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夫槩王

奔字

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敗吳師于

雍滋傷司馬先敗吳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

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吳句司馬

甲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三

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巴句甲布裳到而裹之司

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楚子涉睢

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

擊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

辛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鄭公

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

可乎辛莫成然之子鬪辛也昭辛曰君討臣誰敢

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

仲山甫不違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紂非仁也滅

宗廢祀非孝也弑君罪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

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成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周室何罪君若顧報

周室施及寡人以弊天衷弊也君之惠也漢陽之

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

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

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

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

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王

若鴻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揚安楚鑪金初宦於

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王使見

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此約謂要
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為德舉王割子期之心以與
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為盟主王割子期之心以與
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初伍負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
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申包胥
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若數
如蛇豕其為暴虐也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
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
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若楚之遂

辛

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秦伯
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
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下臣何敢即安立
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
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
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秦師乃出為明年包胥以
經五年春王三月章三頓首亥朔日有食之無夏歸粟于
蔡蔡為楚所闢飢於越入吳於發六月丙申季孫
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木敢卒無冬晉士鞅帥

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夏歸粟

于蔡以周亟於無資也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

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

將以與璠斂璠美玉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

葬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璠璠祭宗廟今

陽虎欲逐之陽虎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

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

孫斯孫斯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

五治云步詔
行也君与尸
行持武々々
洩半跡也

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子洩怒謂陽虎

行之伊梁懷上行逐懷也為下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

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二萬人子蒲曰吾

未知吳道道猶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吳人獲蓬射於柏舉蓬射

夫楚大其子帥奔徒奔徒楚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

禘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九月夫槩王

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奔楚為堂谿

氏傳終吳師敗楚師于雍滋秦師又敗吳師吳師

卷三十一

居麋麋地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

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子期曰國

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

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楚地

各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

逃歸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葉公諸

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

乙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弃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不義

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食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

庚寅大誣逐

公父歇及秦造皆奔齊歇即文伯也秦造平子楚

子入于鄧吳師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

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

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

水江夏竟陵縣有白水藍尹亶涉其帑亶楚大夫不與

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

左傳卷二十七

也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

王孫賈宋木闞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

以初謀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申

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

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求德於平

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

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

楚邑也失玉恐國人潰散故偽為聞王所托而後

從王王使由于城麋於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

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城不知高厚小

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

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示之

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

復國有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

賢臣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游速大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無夏季孫

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稱行人

言

疏本改役
作敗可任
謀作敗

非其冬城中城無傳公為晉侵季孫斯仲孫忌帥

師圍鄭無傳何忌不言何史闕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為

晉討鄭之伐晉靡也晉廢周地也周僭嗣因鄭人

使魯討之匡鄭地也取匡不書歸之晉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

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舍於豚

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大夫公叔文子老

矣文子公叔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

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成之昭兆昭定之

擊鑑擊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苟可以納之擇用

焉為質求納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

質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

德蒙覆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唯周公康

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

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代夏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陽虎強使孟懿

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因辱三桓并求媚於晉

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孟孫立于房外謂

孟孫孟孫立於房外謂

孟孫孟孫立於房外謂

孟孫孟孫立於房外謂

孟孫孟孫立於房外謂

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

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

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

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

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

入晉令晉素知之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

舟師水戰獲潘子臣小惟子師之師及大夫七

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陸軍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於是乎遷

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周僭

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僭餘黨鄭於

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在

於此見者為戊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

靡居姑蘇起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

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

以與公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

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

不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唯君亦以我為知難

而行也見澗而行澗樂祁子也見趙簡子逆而飲

之酒於繇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楊楮陳寅曰昔

吾生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

可為也已知范氏必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

宋以其為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

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

祁獻子怒祁北趙氏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

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陪臣

起作亂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蕪姑蕪周地辟僖嗣之亂

也為明年單劉逆王起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地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行人非齊侯衛

侯盟于沙結叛晉也陽平元大雩無傳齊國夏帥

師伐我西鄙夏國九月大雩無傳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僖嗣入于儀栗以叛儀栗齊人

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於齊齊今歸之不書

窮谷氏復黨僖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

左傳 卷三十七 十一

社在 林坑

也靈公衛侯欲叛晉屬齊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

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齊侯從

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為明年齊國夏伐我齊叛

陽虎御季桓子公飲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

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以誘敵而

設伏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苦夷曰虎陷

二子於難苦夷季氏家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

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冬十一月戊午單

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晉籍秦送王已巳

王入于王城已巳十一月五日館于公族黨氏黨氏

夫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定公十五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前年伐我西鄙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志未得 三月公至自侵齊 傳無 曹伯露

卒 無傳四年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

于死 死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 公至自死 無傳 秋七

月戊辰陳侯柳卒 無傳四年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

侵衛 兩事故 葬曹靖公 無傳 九月葬陳懷公 無傳三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

曲濮 無傳結叛晉 從祀先公 從順也先公闕公傳

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也 將正二公之位

○公之喪所... 林中有位曰在... 不曰士鞅而... 會晉師于上鄆... 不曰也... 自可遂公三... 齊師伐我... 晉士鞅帥師侵鄭... 遂... 公至自死... 秋七... 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 三月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定公十五年

茂卿曰杜言古者謂此顏高之時為古耳非言自古稱皆重也又按古稱百十斤當今五十三斤五十錢今射書百斤為勁弓三四十斤為軟弓注疏六鈞未為強同今射書

次所順非親盜竊寶玉大弓盜竊寶玉大弓盜名氏不覓故曰盡故通言先公盜寶玉夏后氏之璞大弓封之繁祭弱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士皆坐

列言無志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

故以為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

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偃且射子

鉏中頰子鉏死顏息射入中眉顏息退曰我無勇

吾志其目也以自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殿大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

言魯無二月巳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儀

黨穀城在河南縣西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傳終王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

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

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獻

子私謂子梁獻子范鞅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

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

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樂祁

歸卒于大行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

卷二十一

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為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公侵齊

攻廩丘之郭郭郭也主人焚衝衝戰車或濡馬禡以救

之馬禡遂毀之郭毀主人出師奔攻郭人少故遣陽

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在魏後師走往助之歸言若在此必

復同虎言而怒逐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言皆

客氣非勇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陽州之役獲

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比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報上二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公會晉

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

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雁魯

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

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卿衛侯將盟衛侯于鄆澤

自死還就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

齊簡子意欲推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衛人請

執牛耳盟禮尊者泄牛耳主成何曰

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將軟

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扼至扼衛侯怒王孫賈趨

進買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

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

自鄭次於甘

尸盟者割牛耳執血助為之

正義曰說文曰推也

擠也 昭十二年付擠于溝也 言被

○乃挽 衛侯欲叛晉而

所云之牛耳血也

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不入問不公以

晉詭語之詭語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

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

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

之子為質為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

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

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

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公朝國人使

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

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

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

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桓公周卿士不書

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討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

晉討季寤季桓子公鉏極公彌曾孫公山不狃費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

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故五人因

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以叔孫

輒更叔孫氏代武已更孟氏陽虎自冬十月順祀

輒更叔孫氏代武已更孟氏陽虎自冬十月順祀

師

叙例文祭于大廟以審
定昭穆禮之禘禘非
三年之大祭之禘用禘
禮也

左傳

卷二十一

孔安國及甲後世注上經于大廟以食

先公而祈焉

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

辛卯禘於僖公

辛卯十月二日

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

壬辰將享季氏于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

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

季孫明日癸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

以都車攻中一家

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

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

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

巳一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

鉞盾如口夾字以鉞之鉞

越殿越陽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也

咋暫曰而

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欲使林楚免巳於難以繼其先人之

良對曰臣聞命後

後猶晚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

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

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

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林楚怒

馬及衢而騁騁馳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

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

叔孫不敢之

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

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

左傳

卷二十一

五

棘下城內地名陽虎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

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

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

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也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

聲嘻懼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陽欲殺桓子

氏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敢子言辨舍爵於

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陽虎入于

謹陽關以叛叛不書略家臣鄭駟歆嗣子大叔為政歆駟

子然也為明年殺鄧析張本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蕞卒無傳四年盟皐

得寶玉大弓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六

月葬鄭獻公無傳二月葬速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

晉地不書伐者諱我盟主以次告秦伯卒無傳不書為未同盟冬葬秦哀公

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

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

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溺也右師

往到子明舍子往到子明舍子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忿其

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入曰

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已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

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

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鄭

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

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

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靜女之責其邪惡也

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子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

記事規誨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邶風也錄竿旄詩卷

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此善見身故用其道

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思其人猶愛其

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言傳

子然謂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而

之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為人用

者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六月伐陽關

也謂陽關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

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於魯齊侯將許之鮑

鮑

蓋我知魯事也 施孝叔

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也 鮑國也成十七年

齊人召而立之至令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

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

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

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

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

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

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許以東為願乃囚諸西

鄙盡借邑人之車若結蹶其軸縛刻也麻約而歸之絕道者

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各追而得之囚於齊

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

世有亂乎受亂人故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敝無存之

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曰此役也不

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先登

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東郭

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犂彌從之曰子讓而

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以讓之下城也

左轉

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書與王猛息戰訖其止

息東郭猛曰我先登書歛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歛

起欲擊猛擊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敢與書爭言已從

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晉車千乘在中牟救陽有中牟縣

迴疑非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下過之將往助之

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衛侯曰可也衛侯怒晉甚不復

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

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在在中牟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

帥又賊城謂夷儀也遇必敗之不如從齊齊乃伐齊

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禚媚杏於衛皆齊

謝衛意西界以答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

之誓憤而衣狸製誓白也憤滿上公使視東郭書

曰乃夫子也吾貶子也貶賜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

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

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

令常不其役事乃得其尸公三禚之禚衣也比禚三與之

犀軒與直蓋犀軒舟車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

左傳

卷之六

已作土之哀於
石法與中校

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親推之齊侯自推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夏公會齊

侯于夾谷故公至自夾谷無晉趙鞅帥師圍衛齊

人來歸鄆二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謹龜陰田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

夾谷孔子相齊人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氏邑郕叔孫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

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各宋公子地出奔陳貪

馬以距君命冬齊侯衛侯鄭遊速會于安甫無傳

地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

陳暨與也宋公寵向魍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

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

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兩君合

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徧好於

神為不祥盟將至而神犯之為不善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

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也將盟齊人加

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

有如此盟如此盟詛之禍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曰大夫

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

乃當其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繫故略不書齊侯將享公孔

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事

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

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饗而既具是棄

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殺者言享不具禮機薄

若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

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語故以禮

既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倒者次魯事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為報初衛

侯伐鄆鄆午於寒氏鄆廣平縣也午晉鄆鄆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

助齊伐城其西北而守之宵替午衆宵散及晉圍衛午

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入於門中曰請報寒

氏之役衛開門與午關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

左傳卷之二十一

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

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日中不啓門乃

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手故

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

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殺不得

與人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死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南

武叔之黨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武叔既定

使邠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吾

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

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爲爲固固不知禮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逆呵之

遂殺公若侯犯以邠叛犯以不能武叔之

武叔懿子圍邠弗克秋武叔子及齊師復圍邠

弗克叔孫謂邠工師駟赤工師掌工曰邠非唯叔

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

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梓潼叔孫稽首

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四言曰我聞有命

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四言曰我聞有命

叔孫初叔孫云... 武叔之黨... 武叔既定... 武叔之黨... 武叔既定... 武叔之黨... 武叔既定...

謝其受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

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

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為之宣言於邠中許為

也曰侯犯將以邠易于齊齊人將遷邠民謂易其

眾兇懼不欲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不與子不

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紆焉何必此何必即

言以邠民易取齊人與邠無齊人欲以此偏魯必

倍與子地言非徒得民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

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

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

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

射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之駟

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

之後閉其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

若誅之誅責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

吾未敢以出物識也駟赤曰子止而與

之數數甲以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

致邠致其名簿也為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地宋景

左傳 卷二十一 一

也之兄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也公子地有

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向魋也公取而朱其

尾鬣以與之也與魋也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

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

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禮也不過

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

弗聽辰曰是我逆吾兄也逆也吾以國公出君誰

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仲佗石彊也齊侯

宋卿眾之所望故言國人武叔聘于齊謝致也經書辰

迂注同

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

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德也對曰非寡君

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猶也敢以家隸

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

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稱弟夏四月秋宋樂大

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冬及鄭平平二十六年

怨之叔還如鄭泄盟還叔詰曾孫叔弓弟孫也此保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魑故也惡宋公寵不義以致中國患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四年夏葬薛襄公

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郟墮郟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衛公孟彊

帥師伐曹紕孟紕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

雩無傳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無傳十

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十有二

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郊曹邑還滑羅殿

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其御曰殿而

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素空也厲

仲由為季氏宰仲由子路將墮二都

於是叔孫氏墮郟季氏將

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得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

孫氏孫氏故之叔孫氏叔仲孫

常事行亦一
不退回行亦一

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仲尼命申句須樂旗

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二子奔齊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

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北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

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佯不知我將

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

以為夏築蛇淵囿無傳書大蒐于比蒲無傳夏衛

公孟彊帥師伐曹無傳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書

葭

惡可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晉

趙鞅歸于晉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薛弒其君比

無傳稱君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垂葭改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郟亭

邴意茲曰可意茲齊銳師伐河內今河內汲郡傳必數

日而後及絳告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

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

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其與之宴而駕乘廣

載甲焉謂車也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此君之駕也寡

人請攝以已車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

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

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

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

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而實

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當來報欲

因懼齊而徙則衛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謀而後

歸衛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

貢聞之不不知謀故也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

欲也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遂殺午趙稷涉賓

以邯鄲叛稷趙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

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荀父曰姻

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趙鞅欲解邯董

安于聞之安于趙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

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

我獨死懼見女必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

左傳卷之二十一

自解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

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

范氏臯夷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躒文子欲

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

也荀寅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

故五子謀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

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

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

今二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濟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

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

十年奔魯遂適晉

三折肱 善言人再三折傷肱知良醫則治療未睦

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

于絳盟于公宮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

靈公欲其家退見史鱗而告之史鱗曰子必

左傳卷三十一

三折肱 善言人再三折傷肱知良醫則治療未睦

在我伐君之夫夫范中行異矣我夫代三氏而使

范中行為始禍者已為禍始

晉侯命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信也中行

荀躒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即范昭子

自解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

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

范氏臯夷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躒文子欲

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

也荀寅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

故五子謀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

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

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

今二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

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

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

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可盡克也克之

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

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

于絳盟于公宮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

靈公欲其家退見史鱗而告之史鱗曰子必

左傳卷三十八

范氏乃

始得

言者

明者

亂者

之

也

也

也

通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

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鱸曰無

害子臣可以免臣能執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

同之皆尊卑戍也驕其亡乎戍之子富而不驕者

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

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

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夫人憇之

曰戍將為亂為明年戍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趙陽

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於越國也使罪人詐吳

吳子光卒未同盟而公會齊侯衛

侯于牽魏郡黎陽縣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

于洮洮曹天王使石尚來歸服無傳石尚天子之

衛世子蒯聩出奔宋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衛公孟彊出奔鄭彊書各與蒯宋公之弟辰自蕭

來奔無傳稱宋公之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傳無

會公于此藩來而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史闕文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

戌來奔終前姓曰子必稱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

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

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

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

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安于

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

暮莫音

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

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

告知伯從趙孟盟荀伯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趙氏廟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傳言小不事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吳

伐越報五年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

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

吳所禽欲使吳師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注以劍而

辭曰二君有治治軍臣奸旗鼓犯軍不敏於君之

左傳卷三十一

履注同

左傳卷三十一

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曰越子

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闔廬

盧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還卒於陘闔廬

去携李七里釋經所以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廬

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

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後三年晉人圍朝歌

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謀救范中

行氏齊魯叛晉故析成鮒小主桃甲率狄師以襲

晉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

疏本林作鮒無此句解

小主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

也謀救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

南子在會于洮洮衛地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蒯聵

公大子孟邑名也就會獻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

猪益歸吾艾猪艾猪喻宋朝艾老也太子羞之

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少君見我我

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

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曰蒯

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

左傳卷三十一

三十一

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

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

殺其母余不許將我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

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紆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

以信義也使義可信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

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又敗鄭

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麋食郊牛牛

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二月辛丑楚子滅

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邾無傳壬申公薨于

高寢高寢宮各不於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

次于渠蔭不果救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秋七月

壬申不詳人詳傳妣氏卒定公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九月

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

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辛巳葬定妣辛巳十月

無冬城漆邾庶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觀焉邾子執

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子貢曰以

諸侯圭天子也

是

3

按字彙釋上悟同
夫日下同

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也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尤無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取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齋之子老丘宋公之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齊侯衛侯次于邊陲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妣夫人之禮二者皆闕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附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左傳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